

上博楚简《容成氏》九州刍议

[作者] 易德生

[单位]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

[摘要] 该文一方面对上博楚简《容成氏》九州说作了综述性考察，另一方面，对争议较大的州提出了新的看法或做了更深入的阐释。

[关键词] 上博楚简；《容成氏》；九州

上博楚简《容成氏》，叙述上古著名帝王事迹，共有完、残简 53 支，2000 多字，是近年来出土楚简中非常重要而独特的篇目。简文谈到了大禹治水及划分九州的事迹，弥足珍贵；其中所述九州名称及其地域范围与《禹贡》等传世文献所记或有不同。目前为止，对《容成氏》九州做分析的论文很少，除了整理者李零先生所整理的简文及注释外，^①主要有陈伟、朱渊清、苏建洲、晏昌贵、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华五位先生的论文。^②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性（以下所引述，如出自这些作者，不另外标明出处），但细绎九州简文及相关文献，笔者觉得还有商讨的必要，略陈管见，敬请方家斧正。

有关九州的文字，见于竹简 24 至 27，编连应无问题，^③这里按李零先生的整理，尽量用通行文字抄录如下（涉及有争议州名及关键地名则以整理者所隶定文字为准）：

禹亲执（耒）耜，以波（陂）明者（都）之泽，

决九河之阻，于是乎夹州、（徐）州始可处也。

禹通淮与沂（沂）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竞州、（莒）

州始可处也。禹乃通葵与洧（易）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蓀

州始可处也。禹乃通三江五沽（湖），东注之海，于

是乎荆州、扬州始可处也。禹乃通洧（伊）、洛，并

里（瀍）、干（涧），东注之河，于是乎（豫）州始

可处也。禹乃通经（泾）与渭，北注之河，于是乎

州始可处也。

简文九州按叙述顺序分别为夹州、州、競州、莒州、蓀州、荊州、揚州、州、州。其中对于州、荊州、揚州、州、州，包括整理者在内的诸位学者都有相同看法，认为可对应于《禹贡》中的徐州、荊州、揚州、豫州、雍州，分歧较大的是对夹州、競州、莒州、蓀州的看法。笔者对荊州、揚州、州、州这四州的看法并无分歧，但想对夹州、州、競州、莒州、蓀州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1. 夹州

有两种看法，除晏昌贵先生认为是冀州外，其他学者皆认为应是兖州，并各说出了自己的理由。笔者遵从晏昌贵先生的看法，即冀州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两河之间，也即夹辅之意，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两河间曰冀州”，郭注：“自东河至西河”。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：“两河之间为冀州，晋也。”另外，综观《禹贡》、《周礼·职方氏》、《尔雅·释地》、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等古籍中所载“九州”，虽各有差异，但无一例外都有冀州，这并不是故意的，恰恰也说明此州的重要性。如果解释为兖州，简文中就会缺少冀州，换言之，至少现今山西中、南部和河北中西部则无法纳入某一州而成为空白之地。而这于史于理都讲不通。因为这一地区，在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或京都或京畿之地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《禹贡》伪孔传认为冀州“尧所都也。此州帝都，不说境界，以余州所至则可知”。孔颖达疏：“冀州帝都，於九州近北，故首从冀起”。《说文》云：“冀，北方州也”。《释名·释州国》云“冀州，取地以名也。其地有险有易，帝王所都”。陈伟先生也注意到缺少冀州所带来的问题，只好推测“或许竹书藕州（蓀州）虽在名义上与并州相通，而地域则与《禹贡》冀州相当”。

2. 州

所有学者都认为应是徐州。笔者则认为应是兖州。“兖”，喻纽元部；而州之“州”是从“余”得声，余，喻纽鱼部，而上古音中，元、鱼通转很常见，如《楚辞·九章》：“郁结纆轸兮”，《考异》：“《史记》‘纆’（影纽鱼部）作‘冤’（影纽元部）”^④。因此两字音极近，可以通假。因此，“州”可读为“兖州”。

另外，从简文中所叙述的“九河”与“明都”来看，与此两州也可对应。“九河”基本上是黄河下游分流所致，一般认为是在兖州，但晏昌贵先生指出，在冀州的可能性也有。冀州和兖州以黄河中下游为邻，因此，“九河”在两州的可能性都有。至于“明都”（或“孟诸”、“望诸”、“盟诸”、“盟猪”，都是音近所造成，实为一地）地望，在今商丘东北接虞城西北，古泗水支流丹水横贯其中，金、元后也因黄河泥沙冲积而逐渐废弃。^⑤一般认为明都或在豫

州（《禹贡》），或在青州（《周礼》），如果把简文“州”释作徐州，则明都又在徐州。笔者则认为其在兖州的可能性也有。“明都”在豫州、徐州、兖州的交接地带，其与另一大泽——荷泽时常相通，《禹贡》研究的集大成者胡渭在《禹贡锥指》中指出：“颜氏曰：‘言治荷泽之水衍溢，则使被及孟猪，不常入也。’林氏曰：‘荷泽水盛，然后覆被孟猪，亦犹弱水之余波入于流沙也。’……金氏曰：‘自荷泽至孟猪，凡百四十里，二水旧相通。’王氏樵曰：‘泽无言道者，此二泽相通，可以道此之溢被彼之地，故言道也。’（胡）渭按：此治陶丘复出之济也，二泽本有相通之道，禹因而疏之，洩余波入焉，以杀济渎之势”。^⑥而荷泽与古济水密切相关，按“河、济之间为兖州”的说法，明都、荷泽可能在兖州应不致太谬误。《周礼》“正北曰并州”贾疏：“若周之兖州，于《禹贡》侵青、徐州之地。周之青州，于《禹贡》侵豫州之地。”贾氏的意思是说，《周礼》中兖州向东向南多侵入了本来属于《禹贡》青、徐州的地盘。所以，明都、荷泽在兖州也是有可能的。

3. 莒州和莒州

从简文所叙淮、沂二川及“东注之海”来看，这两州地域范围和《禹贡》徐州相符合。《禹贡》记“徐州”云：“海、岱及淮惟徐州。淮沂其乂，蒙羽其艺；大野既猪……浮于淮泗，达于河（荷）。”但问题是，由于徐州的核心区域和青州都处于山东半岛，处于所谓“正东”的位置，并且由于文化上很接近，因此导致不少文献在两州上川泽、山地等问题上的混乱和模糊。徐州和青州的南北交界，大致以汶水（此汶水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指发源于西汉泰山郡莱芜原山的汶水）、泰山和齐长城为界限，而这种界限时常因为水道的变迁，或因齐、鲁等国的征伐而变动不已。因此也导致两州地域的模糊。比如，潍水在《禹贡》中属于青州，但《说文》云：“潍，水出琅邪箕屋山，东入海，徐州浸”。实质上，潍水的源头箕屋山在徐州，但它的中下游明显在青州。可见，即使许慎这样的大学者对此二州也有不清之处。最典型的是《周礼》把两者混为一州。《周礼》曰：“正东曰青州，其山镇曰沂山，其泽藪曰望诸，其川淮、泗，其浸沂、沭……”。由于《周礼》无徐州，而其青州所记述地望不但包括《禹贡》徐州所载范围，而且还包括《禹贡》豫州、青州等其他地方，因此，古今学者认为《周礼》青州范围比《禹贡》记载青州和徐州范围要大。

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济东曰徐州”，郭注：“自济东至海”。此书又云：“齐曰莒州（即青州）”，郭注：“自岱东至海”。如果没有《禹贡》等其它文献的参考，从字面来看，《尔雅》对徐州、莒州两者范围的界定是相当模糊的，其范围必定有重合的地方。所以，《尔雅》对徐州和青州区域的叙述也是比较含混的。

同样地，《容成氏》简文对徐州和青州范围也不甚清楚，只以代表性的两个大川为例来标示两个州。鉴于此，笔者认为，尽管指示性山川、泽藪很少，也可看到“莒州”、“莒州”大致对应于《禹贡》的徐州和青州。以上是从地理角度的分析。笔者认为“莒州”即徐州，

“競州”即青州，现再从音韵方面来加以确证。

(1) 莒州。莒，见纽鱼部；倨，见纽鱼部，两者音同。《庄子·应帝王》“其卧徐徐”中“徐徐”，在《淮南子·览冥》中作“倨倨”，可见莒、徐在上古音中音近可通。另外，如苏建洲先生所指出，上古音中见纽、喻纽相通之例也很多，而喻纽、邪纽（徐，邪纽鱼部）为舌、牙邻纽，所以见纽、喻纽、邪纽音近可相通。故笔者认为此“莒州”实际为“徐州”。陈伟、晏昌贵等先生认为此州与传世文献迥异，因而认为竹简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，属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。

(2) 競州。上面把“莒州”解释为“徐州”，则此处宜释“競州”为“青州”。整理者认为似乎应解释为青州，但没说出理由。首先从语音上来看。競，群纽阳部；青，清纽耕部。解释莒州的时候，已经谈到，见、喻二纽相通并不少见，而群纽、见纽同为牙音，为明显的旁纽关系，（如强、劲二字，为常见的群纽、见纽旁纽音转关系）。喻纽、清纽为邻纽关系，因此群纽和喻纽、清纽也是可以认为音较近。競的韵部阳部和青的韵部耕部也是旁转关系，因此，“競”读为“青”是可以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营”，喻纽耕部，和清纽耕部的“青”字音接近，因此，古今学者多释“营州”为“青州”。因此，“競州”也可为“营州”。《尔雅》云：“齐曰营州”，邢昺疏曰：“《周礼》‘正东曰青州’，《禹贡》‘海岱惟青州’。孔传云：‘东北据海，西南距岱’。然则此营州则青州之地也。”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“海、岱惟青州”孙星衍疏云：“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云：‘东方为青州，齐也。’《释地》云：‘齐曰营州’。……《释文》云：‘《尔雅》营州为《禹贡》之青州矣’”⑦。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“齐曰营州”下按语说：“《说苑·辨物》篇本《尔雅》作‘齐曰青州’，是营即青矣。”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“营州”，有人认为是青州中辽东的那部分区域。《禹贡》“海岱惟青州”孔颖达正义曰：“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，故言据也。汉末有公孙度者窃据辽东，自号青州刺史，越海收东莱诸郡。尧时青州当越海而有辽东也；舜为十二州，分青州为营州，营州即辽东也。”但无论如何，营州可指称为青州是无多大疑问的。

4. 蓀州

李零先生把隶定的“蓀”解释为《周礼·职方氏》的“并”，并说：“蓀州，《书·禹贡》所无，疑即《周礼·职方氏》所说‘其川虎池、呕夷，其浸徕、易’的并州。‘并’与‘蓀’写法相近，或有混淆。”陈伟先生认为“蓀”应释为“藕”，但仍赞同李零先生读作“并州”的说法，认为“藕州（或耦州）”即“并州”的另一说法。笔者认为把“蓀”应隶定为“藕”是对的，并认为苏建洲先生的看法是对的，应读为“幽州”之“幽”。“藕”，疑纽侯部；“幽”，影纽幽部，疑纽、影纽邻纽，侯部、幽部旁转，音很接近，是可以相通的。

对于“蓟州”的“洿易水”，整理者以为古燕地的易水，众家无异议。而对于“蓟水”的“蓟”，整理者说：“《禹贡》所无，疑即古易水附近的滹水（又名呕夷水）”。陈伟先生认为，从音近的关系上可通假为“涑”；晏昌贵先生则认为就是《山海经·北次三经》中“虢沱之水出焉，而东流注于涑水”之“涑”。从“涑水”、“涑水”的地望看，都很有道理。但笔者更倾向整理者和苏建州先生的观点。苏建州先生说：“整理者以为即古易水附近的‘滹水’，‘涑’，来纽侯部；‘寇’，溪纽侯部，声纽有相通之例，……可见‘蓟水’的确有可能是‘滹水’”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代郡“灵丘”县下云：“滹河东至文安入大河，……并州川”。此书常山郡“上曲阳”县下云：“恒山北谷在西北，……《禹贡》恒水所出，东入滹”。《水经注》“滹水”篇云：“滹水出代郡灵丘西北高氏（是）山，即呕夷之水也。……又东南迳中山上曲阳县北，恒水从西来注之”。《禹贡锥指》云：“恒即滹水，卫即虢沱，古今异名耳”。⑧可见，滹水即恒水，即呕夷水（《周礼·职方氏》云：“正北曰并州，……其川虢池、呕夷，其浸涑、易。”），而此恒水也即《禹贡》冀州中的“恒、卫既从，大陆既作”的恒水。根据《汉志》和《水经注》“滹水”篇、《水经注》“易水”篇，滹水、易水在今安新县城合流，合流以下水道，《汉志》称为滹水（或滹河），《水经注》称为易水，然后东北流入海。滹水上游今名唐河，经历今唐县、定州、清苑、安新，汇入白洋淀，其下游几经改变，大致即今大清河，东经天津入渤海。从这里可看出简文的水系与《禹贡》一脉相承。

这里主要想说明一下为何不能以《周礼·职方氏》的“并州”来称呼“蓟州”。“并州”仅见于《周礼》而不见于《禹贡》、《尔雅》和《吕氏春秋》，《禹贡》无幽州和并州，古今注家都认为《禹贡》冀州已经包括了《周礼·职方》中的幽州和并州，《尔雅》的幽州包含了并州。只是由于时代不同，对九州名称和范围有所变化。相对于中原来说，这些水系的源头大多出于今山西省的山脉（太行山脉北段西部），其应属于并州（这也许是《周礼·职方氏》把这些水系归于并州的原因），但其主河道（或中下游）却是位于今华北平原的北部，属于西周以来燕国和战国以来燕国及中山国的范围，从《尔雅·释地》“燕曰幽州”（郭注：“自易水至北狄”）、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“北方为幽州，燕也”看，释“蓟州”为“幽州”可能更好些。

综合以上分析，笔者认为简文《容成氏》九州和《尚书·禹贡》九州应属于一个系统，只是由于时代和版本不同，整理者有所增益，甚至改变，而造成一些差异，这也符合先秦古书的流传规律。从《容成氏》所叙九州来看，与《尔雅》版本似乎更接近些（古代学者认为《尔雅》九州为殷制）。从最早源头上看，《尚书·禹贡》九州说应是最早的。

（原载：《江汉论坛》2006年第5期）

注释：

①马承源主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二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68—271页。

②按时间顺序分别为陈伟：《竹书〈容成氏〉所见的九州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3年第3期；朱渊清：《〈容成氏〉夹州、涂州、叙州考》，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合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；苏建洲：《〈容成氏〉柬释（二）》，简帛研究网站（www.bamboosilk.org）；晏昌贵：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〉中〈容成氏〉九州柬释》，《武汉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7期；沈建华：《楚简〈容成氏〉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》，载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5辑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。

③简24至27作为一个整体，放在何位置，有争议，但不影响对九州的论述。详见陈剑：《上博简〈容成氏〉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》；陈丽桂：《读〈容成氏〉列简错置问题》，上两文均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合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。

④高亨：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齐鲁书社1989年版，第163页。

⑤中科院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：《历史自然地理》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08页。

⑥⑧胡渭著、邹逸麟整理《禹贡锥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52—253、50页。

⑦孙星衍：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151页。